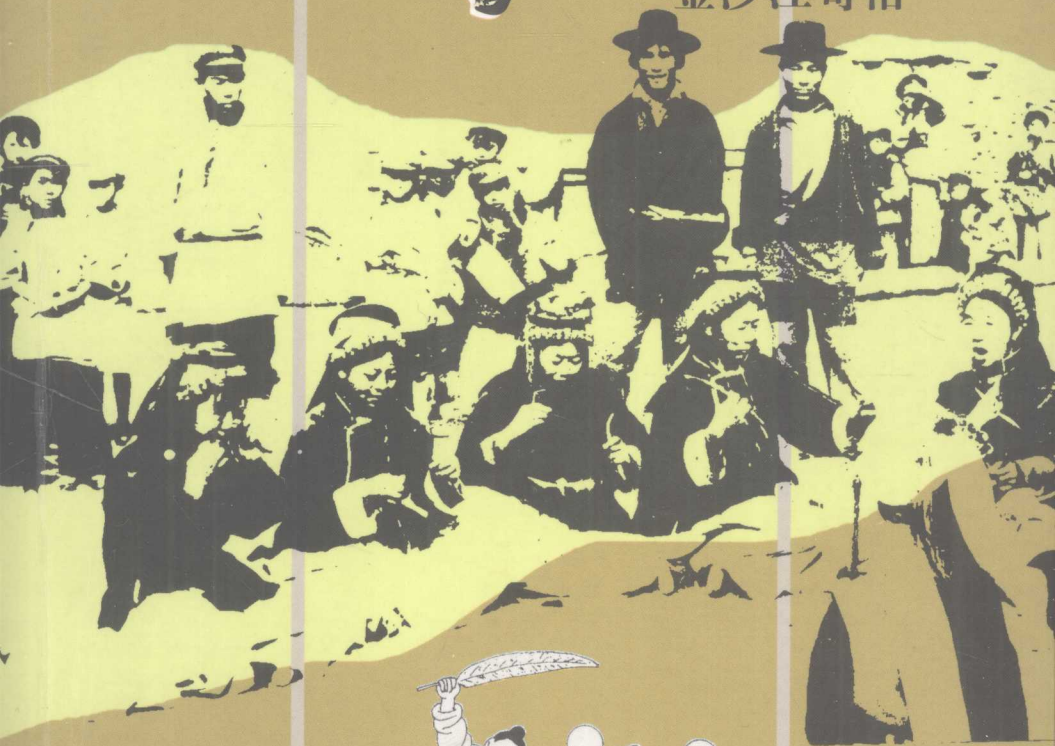


边地中国丛书

宋兆麟 著

伙婚与走婚

——金沙江奇俗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边地中国丛书

宋兆麟 著

伙婚与走婚

——金沙江奇俗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伙婚与走婚: 金沙江奇俗/宋兆麟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3. 1

(边地中国丛书)

ISBN 7-222-03612-1

I. 伙... II. 宋... III. 婚姻—风俗习惯—金沙江—流域 IV. K89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2202 号

边地中国丛书

伙婚与走婚

——金沙江奇俗

宋兆麟 著

* * *

策划组稿: 张 维

责任编辑: 张晓岚

封面设计: 西 里

责任印制: 刘伟能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开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张: 13.375

字数: 370 千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2-03612-1

定价: 27.00 元

前言

现在，人们一提到走婚、母系制、女儿国，就会想到川滇之交的泸沽湖，当然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去处。殊不知，就在泸沽湖西边，与其一江之隔的俄亚地区，也流行走婚，但不行母系，而是母系、父系并存，女子可以娶夫，男子可以娶妻，流行姊妹共夫、兄弟共妻。它与泸沽湖的母系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作者在完成了泸沽湖课题研究，出版了《永宁纳西族母系制》（合作）之后，又骑马西向，渡过金沙江，进行了俄亚地区的田野考察。现在献给读者的《伙婚与走婚——金沙江奇俗》，就是笔者在当地的真实记录。

俄亚位于金沙江和冲天河的夹角地带，为群山所环抱。由于山势险峻，江河阻拦，要越过许多座高山才能进去，人们对此都望而生畏。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罗克曾欲前往调查，事先派一人前去探路。探路者在过雪山时把腿摔断了，罗克只好取消了俄亚之行。建国后，当地有了很大变化，但交通条件如故。如果从木里县城到俄亚，要走8天山路，冬季冰雪还要封山；从永宁到俄亚要走7天，必须越过终年积雪的野鸡梁子，渡过金沙江和冲天河，行旅条件十分艰险。但是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基本功，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。现代化程度越高，民族学资料越少。我们必须到民族学资料比较丰富的地区，那里才是民族学的沃野，保留着许多社会的“活化石”。当然，到这些地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攀登民族学的高峰，必须从攀登高山峻岭开始。为了学术研究，1981年初，我们经永宁、托甸，横渡金沙江，跟随马帮走了7天，才抵达俄亚村。在当地住了几个月，先在点上解剖麻雀，后来又跑了面，即先后调查了卡瓦村、子洛村、纳窝村、机素

村，对当地纳西族、摩梭人、西番人和藏族进行了全面调查，在家庭婚姻方面有不少新发现。

过去当地普遍流行多偶制，既有一夫多妻，以姊妹共夫为主；也有一妻多夫，以兄弟共妻为主；一夫一妻制则较少。从而形成不同的家庭形态——母系家庭、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。在上述各种配偶中男女数量比例悬殊，必然给夫妻间性生活带来失调，而且由于该族实行姑舅表婚，未婚前表兄妹亲如手足，一旦宣布结婚就羞怯不已，彼此有一种排斥感。所以，无论在女子不落夫家期间，还是在女子婚后若干年内，夫妻并不发生性关系，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朋友——“安达”。安达为情人关系，是可同居的朋友。与永宁纳西族的“阿注”、走婚相同，但是基本保留于妇女坐家或生育之前。因此安达婚是俄亚各族青年的婚恋形式。在安达关系中，每个人又有自己的公认的丈夫或妻子，这样就形成两套婚姻形态并存：在家庭内有明媒正娶的夫妻，在外有感情甚密的安达。前者有经济关系，后者仅有性的往来。按当地纳西族的说法：

夫妻搭伙不同房，

安达同房不搭伙。

搭伙指共同的经济生活，同房指两性生活。这句谚语道破了上述婚俗的异同。它不仅表明群婚向单偶婚过渡有一个过程，而且安达也缓解了兄弟共妻和姊妹共夫所造成的失婚矛盾。安达婚是兄弟共妻和姊妹共夫的补充，兄弟共妻和姊妹共夫又是安达婚的归宿。这种婚态不仅在纳西族中存在，在当地的摩梭人、西番人、藏族中也相当流行。

书归正传。现在就让笔者叙述一下自己穿越金沙江、赴俄亚调查的见闻吧。这是一部学术考察记，也是饶有兴味的探险之旅。

目 录

前言/1

一 通往俄亚之路/1

- (一) 从泸沽湖出发/1
- (二) 两渡金沙江/5
- (三) 夜宿抓子村/8
- (四) 抵达俄亚村/12

二 俄亚村概观/18

- (一) 深山大村/18
- (二) 军屯起家/22
- (三) 多族共处/30

三 古老的婚俗/36

- (一) 血缘婚/36
- (二) 狂欢节/42
- (三) 节日野合探源/45

四 半个世纪前的婚恋/51

- (一) 走婚/51
- (二) 多偶制/56
- (三) 大家庭/60

五 安达婚/66

- (一) 安达婚的过程/67
- (二) 安达婚的特点/76
- (三) 古老的群婚/79

六 马拉松式的婚礼/83

- (一) 流行姑舅表婚/83
- (二) 喝订婚酒/87
- (三) 吹着海螺迎新娘/90
- (四) 拴皮带仪式/98

七 不落夫家/105

- (一) 新娘不住夫家/105
- (二) 长住娘家的普遍性/110
- (三) 母系父系血统之争/116
- (四) 私生子的境地/121

八 一妻多夫制/128

- (一) 兄弟共妻/128
- (二) 一妻多夫种种/137
- (三) 多偶婚的性质/141

伙婚与走婚——金沙江奇俗

(四) 多偶婚延续之谜/146

九 一夫多妻制/151

(一) 女娶男嫁/151

(二) 一夫多妻制的类型/160

(三) 媵娣制/165

十 伙婚大家庭/169

(一) 家庭类型/169

(二) 伙婚家庭的特点/176

(三) 伙婚家庭的活力/180

十一 生命之旅/184

(一) 求子礼/184

(二) 诞生礼/187

(三) 命名礼/191

(四) 成年礼/197

(五) 丧葬礼/201

十二 山区的谋生方式/209

(一) 山地农业/209

(二) 畜牧业/219

(三) 采集和渔猎/222

十三 种类繁多的手工业/231

(一) 毛纺与麻纺/231

(二) 冶铁和挖金/240

(三) 其他手工业/246

十四 碉堡式民居/255

(一) 庞大的多层建筑/255

(二) 建筑工艺/262

(三) 驱鬼仪式/264

(四) 多偶制的住俗/266

十五 服饰和饮食/271

(一) 服饰/271

(二) 饮食/281

十六 东巴教/294

(一) 多神崇拜/295

(二) 东巴/301

(三) 古卜、祭祀和巫术/306

十七 子洛村藏族/322

(一) 家庭谱系/322

(二) 流行多偶制婚/331

(三) 与康区婚姻的比较/335

十八 卡瓦村摩梭人/338

(一) 摩梭人家谱/340

(二) 多偶婚/352

(三) 失婚者和安达制/355

(四) 多偶婚的群婚性/359

(五) 多偶婚的活力/366

(六) 祭石祖仪式/370

十九 纳窝村西番人/376

(一) 一个使用铜犁的村落/376

(二) 西番人谱系/381

(三) 阿注婚/387

(四) 各地婚俗之比较/390

二十 告别冲天河/394

(一) 横渡冲天河/394

(二) 从甲区到机素/400

(三) 露宿雪山下/407

(四) 野鸡梁子遇险/411

后记/415

图版目录/416

一 通往俄亚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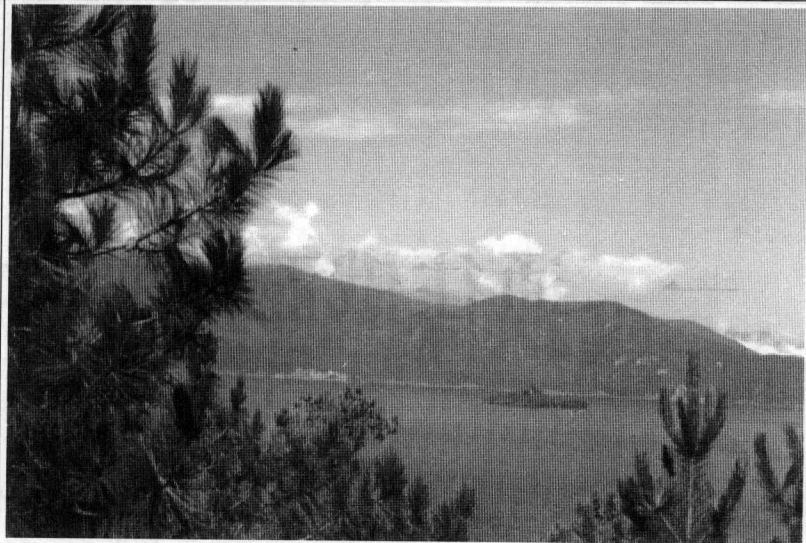
笔者对泸沽湖摩梭人走婚和母系制研究近 20 年之后，才延伸到周边地区的，包括俄亚在内，如果说泸沽湖是一个“女儿国”，俄亚则是女儿国与男儿国并存的天下。为了谈及俄亚之行，长话短说，必须从美丽的泸沽湖谈起。

(一)从泸沽湖出发

泸沽湖是研究母系制的理想去处，那里保留着许多母系制的“活化石”，大开研究者的眼界。

在中国的古籍中，有不少女儿国的记载。《后汉书·东女国传》：“俗轻男子，女贵者或有侍男。”“子从母姓。”周致中《异域志》：罗罗“以女人为首领，曰母总管。一人纳百夫为贵，其令甚严，刻木牌为令”。道光《盐源县志》：“盐源恶习，女多不嫁。”这些记载告诉我们，自古以来，西南地区曾保留不少母系制风俗。

礼失求诸于野。文献记载的风俗，可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，但是在民族学中还能找到实例。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川滇交



1-1 美丽的泸沽湖

界的泸沽湖地区。如果说几十年前当地还是少数学者的疆场，现在却成为中外学者出没的坦途了，并且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，外人称之为“东方第一胜景”。不过，有少数外国人，到泸沽湖住上十天半月，走马观花，就宣布他发现了一个女儿国，走婚如何，母权如何，其实在他们涉足泸沽湖之前，中国学者已在这块民族学沃土上耕耘了半个世纪之久。

1930年，著名记者庄学本先生就踏查过泸沽湖，他在《良友》“新西康”专号上以《么些》为题，进行了专门报导，写道：“婚姻尚自由，但一般女子多不嫁、不赘，而性交极乱。家庭以母系为本位，财产之承继亦为女子，故有女儿国之称。”10年之后，即1940年，李霖灿先生也到永宁地区调查。同年，云南大学杨锐又赴当地调查。但是规模较大的是从宋恩常等同志开始的。几年之后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、云南民族研究所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学者又从事了空前规模的调查研究，人数之多，规模之大，广度深度，都是空前的，不仅出版了大批田野调查报告、学术专著，还征集了40驮民族文物。笔者就是为征集文物去的，本想在北京举办一个“永宁摩梭人母系制文物展览”，后因十年动乱搁浅了，这是很可惜的，但后来却以《永宁纳西族母系

制》以飨读者。1979年，作者又赴泸沽湖东岸——盐源左所地区调查，证实泸沽湖周围36个村落都保留了走婚和母系制。这些成果见之于《泸沽湖的诉说——男子走婚和母系家庭》等书中。

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就此止步。1981年开始又考察了泸沽湖的周边情况。其中泸沽湖西边的俄亚地区还保留了“安达”（走婚）和伙婚家庭，与泸沽湖的风俗有密切关系。百闻不如一见。我们决定赴俄亚调查。所以泸沽湖是我们研究俄亚的出发点，也是我们骑7天马赴俄亚考察的行旅的起点。

1981年1月12日我们从北京出发。14日抵成都。22日去西昌。24日经渡口而抵宁蒗县城。26日抵永宁，作调查准备工作。28日我们暂别泸沽湖，请了一个马帮，一位赶马人，叫格若，5匹马。出发时已10点钟。从永宁西行，起初路还好走，多为崎岖山路，午饭后开始爬大药山。这是青藏高原向南的延伸，山川多南北走向，形成高大山体与深切的河谷相间排列的地貌，海拔高低悬殊，属于横断山脉纵谷地区。当地有一首民谣：

上山入云间，下山到河边；
两山能对话，相逢走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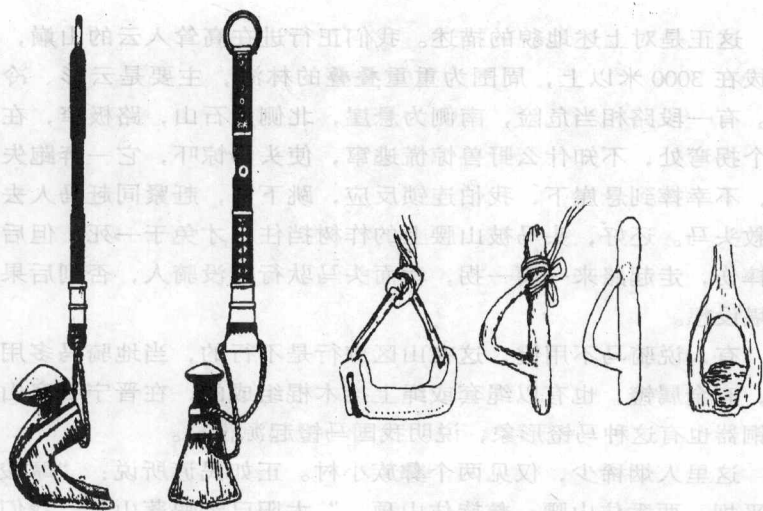
这正是对上述地貌的描述。我们正行进在高耸入云的山巅，海拔在3000米以上，周围为重重叠叠的林海，主要是云杉、冷杉。有一段路相当危险，南侧为悬崖，北侧为石山，路极窄，在一个拐弯处，不知什么野兽惊慌逃窜，使头马惊吓，它一奔跑失重，不幸摔到悬崖下，我怕连锁反应，跳下马，赶紧同赶马人去抢救头马。还好，头马被山腰上的柞树挡住，才免于一死，但后腿摔伤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幸而头马驮行李没骑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有人说骑马不用镫，这在山区旅行是不行的，当地骑马多用镫，有金属镫，也有以绳套或绳上拴木棍组成的，在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也有这种马镫形象，说明我国马镫起源很早。

这里人烟稀少，仅见两个彝族小村。正如民谚所说：“摩梭住平坝，西番住山腰，彝族住山顶。”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我们没有进彝族村内逗留，只好往前赶路，晚7点抵达托甸公社桃花



1-2 马帮在途中



1-3 土马镫

村，在李家大院安营扎寨。这是一座典型的木楞大院，主人叫李耳车，摩梭人。该家原来姓何，实行母系，后来缺乏男子，生活困难，两代前招婿上门，于是何姓改为李姓，实行父系制。李耳车娶妻，生育6子2女。

主人极其热情，在下火塘煮饭，在上火塘煮菜，又烤白薯、拿水果给我们吃。吃饭时又盛上梭里玛水酒。这里的上下火塘与永宁形制一样，但视上火塘为大，属男性，下火塘为小，属女性，在下火塘进餐时也按男左女右排坐，这是父系制的反映。

(二)两渡金沙江

1月8日5点钟，主妇就起来升火了。她先把火塘的灰拨开，以松针把火引燃，又点几根松明，作为灯火，置于锅庄石上，顿时室内大亮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尽管房顶有天窗，但是出烟不畅，室内炊烟滚滚，加上火塘明亮，我们都起床了，梳洗完毕，环火塘而坐。据我看火塘有三种功能：一是保存火种的设施；二是炊事场所；三是室内照明的设备。这就决定了火塘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，由主妇精心管理着。

我们8点出发。都是上坡路，穿过林海，寒风吹来，松林沙沙作响，给人一种阴森可畏之感，据赶马人讲，解放前这是土匪出没之地，人少是不行的，为商人驮运必有武装押运，近20年才平安无事。10点抵托甸，这是拉伯公社首府所在地，有几幢砖房，其他民房则七零八落，居住极为分散。1963年我曾来过此地，那次是来征集东巴经，这次是过客。但公社书记、秘书热情好客，邀我们共进午餐。赶马人感觉年关将近，不愿前行了，这可难住了我们。经过公社领导劝说，又帮助解决了饲料，赶马人才答应把我们送到抓子村。

下午动身，穿过一片森林，开始下坡。按着习惯，上山费劲，呼吸困难，往往坐在马背上；下坡省劲，一般都步行。从托甸到三江口，尽管下坡，但道路崎岖，路又窄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抵达上波罗村，这时已是晚上8点钟了。除马帮，公社又派何文贵同志陪同，我们上次来此就住在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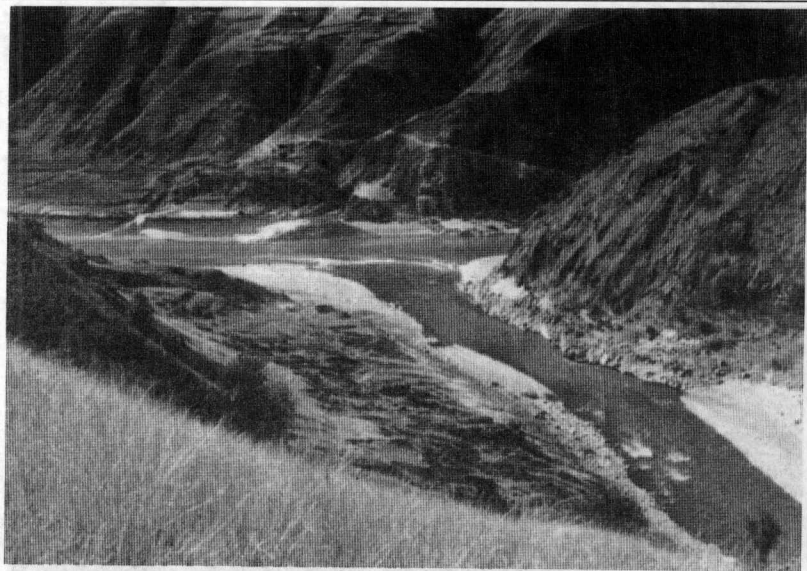
1-4 波罗村

文贵家，这次人多势众，在何家住不下，就住在何文贵姐姐家，主人叫熊文，现任队长，普米族人。

次日清晨，我来得特别早，金沙江畔的山村空气特别清新，江边已阳光明媚，但山村还笼罩在晨雾中。我在村子周围跑了一圈，这里的房子依然是木楞子房，但房顶是平坦的，以备晾晒谷物，这可能是江边缺少平地的原因。看见一位农民正在麦田浇灌，所用工具称“巴哭”，即纳西语麦耙之意，耙头类似梭子，柄修长。我看他面熟，问他姓甚名谁，他说叫陈世宝，想起来了，上次来时他是队长，现在任作业组长，熟人相见，格外亲热。据他说，他祖籍丽江，年轻时逃避国民党抓壮丁，举家迁往波罗村。这里民族成分较杂，有纳西族、普米族和摩梭人等，但相处和睦，彼此通婚。

10点吃早饭，采购些黄果、鸡蛋，然后驱马下山。经过一小时就到了著名的三江口。摩梭人有首民歌是这样唱的：

江河自远方来，
到此地汇合了。



1-5 三江口

三江口指金沙江、冲天河和抓子河交汇处。这里金沙江正是从西而东，又从北而南的转弯处，而冲天河从北流入金沙江，抓子河则先入冲天河而汇入金沙江。从行政区划上看，丽江与木里、宁蒗为金沙江所分隔，而木里与宁蒗县永宁也为冲天河所隔。

我们到江边时，船还没有来，只好在沙滩上休息。此时来了几位老乡，他们是加泽尤米、石英艺、石才华。前两人是摩梭人，对当地典故知之甚多。石才华是纳西族，家住三江口上边的山坡上，40多岁。1963年我在波罗村曾见过他，他家有东巴经，但不卖。没想到今天又相见了。我问他：“您家还有东巴经吗？”石才华说：“有三本，老人去了，留着也没用。”我说：“那就转让给我们吧！”他连声应允，并跑回村提取，没半小时工夫他就拿来三册东巴经，记录着送葬仪式。这是渡江前的收获。

我们怎样过江呢？摆在我们面前的冲天河，河面宽，流水急，宛如从天而降，波涛滚滚，是不能行船的，冲天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但我们又要到彼岸去工作。经过船夫的介绍，只有横渡金沙江才能抵达俄亚地面。具体方案是先过金沙江，绕过冲天河口，再从金沙江南岸到北岸，从抓子村入俄亚境内。



1-6 横渡金沙江

这段金沙江，河面较宽，水流平缓，是摆渡的最佳渡口。两位船夫划着一只木板船，负责摆渡任务。第一次运人员，第二次运马匹，从金沙江北岸到南岸，由于是冬季，水流量小，风平浪静，摆渡相当顺利。我们沿着金沙江南岸逆流而上，步行半公里，又乘船从金沙江南岸到北岸，从而绕过了冲天河口，抵达该河西岸。这样足足折腾三个小时。但摆渡费很便宜，每人6角钱，每马8角钱。

(三)夜宿抓子村

我们离开江岸之后，开始向北行，在山坡上坐落着一个村落，这时三江口队长、船夫又追赶上来，原来想要两个胶卷，我虽然带了一百多个胶卷，担心不够用，山里无处购买，从内心讲是舍不得送人的，但考虑到群众关系，只好割爱，送队长两个胶卷。他们很兴奋，一直把我们送到抓子村。

抓子村位于金沙江北岸5公里的山坡上，与丽江北境隔江相



1-7 抓子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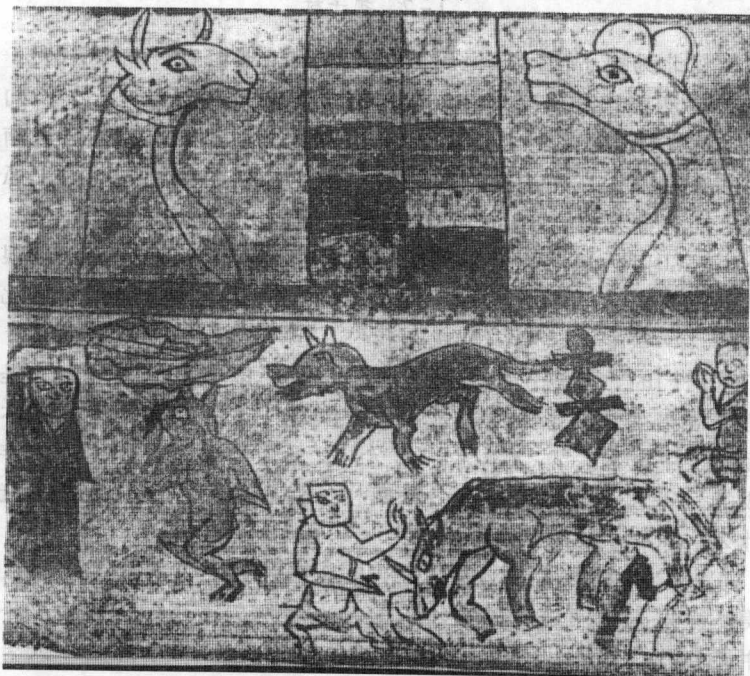
望，村北为抓子河。该村属四川木里县俄亚公社。村子不大，仅11户。房屋布局呈半环状，坐落在抓子河第二层台地上，门向朝南，远在江边还有一户，共12户。居民为西番人，相当于云南境内的普米族，在四川则划归藏族。俄亚公社的西番人不限于抓子村，还有仲苏村、哈底村、拉乌村、喀刻村和纳窝村。

三江口队长把我们领到巴比喀耳家，院子较大，主人也很热情，收留了我们。晚饭后，村中老少皆来看望，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，一些老人还唱古歌欢迎我们，但年轻人已经不会唱了。我们进房门时，发现门楣上挂有若干兽头，以为巴比喀耳老人是一位英雄猎手，没想到他还是一位“汉规”，即祭司。他有三本心爱的经书，有一本“泽达吉吉”，汉意为历书，是用图画文字写成的，每天一格，每格有一个属相，标出当天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从而决定人们的行止。

3月30日早7点起床。由于昨天睡得晚，又有野猫袭来，睡得不太好。到河边洗过脸才精神起来。不久，天阴沉沉地，下起牛毛细雨，原计划去立碧村，天公不作美，只好暂住一天，进行调查。



1-8 门楣上的兽头



1-9 “汉规”的经书